



夜郎研究

寻踪辨迹，
掀开夜郎古国的神秘面纱

研究夜郎

寻踪辨迹，掀开夜郎古国的神秘面纱

(黔)新登字 04 号

责任编辑:周国茂

封面设计:王 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郎研究/'99夜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6

ISBN 7-5412-0898-1

I . 夜… II . '99… III . 夜郎(历史地名) - 研究 - 文集 IV.
K928.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7656 号

夜 郎 研 究

'99夜郎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编辑委员会 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5 字数:330 千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册

定价:28.00 元

’99夜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编辑委员会

主任:龙志毅

副主任:王中刚

委员:王恒富 高宗文 肖先治 李嘉琪
冯祖贻 刘学洙 罗礼明 唐文元

编辑组

组长:熊宗仁

委员:宋世坤 林建曾 邓健

目 录

开幕词	龙志毅(1)
在“夜郎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王三运(5)
闭幕词	王中刚(8)
承前启后的学术盛会	
——’99夜郎学术研讨会的总结	王恒富(11)
贵州研究夜郎五十年述评	熊宗仁(16)
夜郎考古综论	宋世坤(33)
从夜郎青铜器的埋藏特点试析夜郎	
民族葬俗及考古对策	唐文元(45)
考古三报告补正与讨论	梁太鹤(54)
贵州夜郎时期青铜兵器综述	李 飞(73)
“西南夷”地区曲刃铜兵器研究	张伟琴(97)
古夜郎国铜釜的铅同位素考证	
初探铸“  ”符号的铜钹	万辅彬 郭立新 李晓岑 张玉忠(116)
望谟出土的夜郎青铜器	吴晓秋(125)
从考古材料看古夜郎与滇东北	
地区的青铜文化	李保伦(146)
交乐汉墓出土文物与夜郎的关系	李奇华(150)
黔西南州发现的夜郎青铜器	黄理中(155)
夜郎县及创建古夜郎之民族考略	翁家烈(158)
夜郎是布依族先民建立的国家	周国茂(164)

就《夜郎史传》谈夜郎	王子尧(171)
濮越人是夜郎文化的创造者	伍文义(175)
从彝文文献记载探索古夜郎	王正贤(179)
从地名探索汉夜郎国的主体民族	叶华(195)
文献与考古结合是探讨夜郎的根本途径	史继忠(197)
研究夜郎的体会	万斗云(206)
贵州夜郎史研究中需要深入探讨	
的几个问题	禹明先(211)
关于夜郎文化的思考	蒙礼云(221)
从滇与滇文化的比较谈夜郎及其文化	刘中华(234)
夜郎国史研究	田玉隆 田 泽(239)
夜郎社会性质小议	余怀彦(247)
略论夜郎的两个重要历程	李建国(251)
从文物试析夜郎	杨明河(258)
夜郎刍议	龙致光(262)
试论夜郎国的建立	张 明(268)
牂柯夜郎考	唐莫尧(273)
《夜郎君法规》	
——一部贵州彝族古代地方政权习惯法	邹 渊(280)
宝贝·贝币·夜郎“通货”	何凤桐(291)
枸酱考	侯绍庄(294)
夜郎琐论	黄祥森(299)
李白与夜郎	胡大宇(306)
夜郎文明的传承——桐梓唐、宋夜郎县	黄光荣(319)
关于古夜郎国疆域与遗址初探	王作春(327)
牂柯江夜郎新考	李发耀(333)
关于古夜郎国都的探讨	黄透松(339)
六枝的夜郎都邑文化	高 明(352)

汉夜郎国都邑探幽	六枝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	(356)
汉夜郎国都邑考——兼“夏都”探索	刘作颖 叶正乾	(360)
夜郎都邑何处寻	周士俊	(366)
我对夜郎中心的看法	李第彬	(372)
汉夜郎首邑考	吴立昇	(375)
我看夜郎国问题	覃雨甘	(378)
解读夜郎之谜——'99夜郎学术研讨会综述	熊宗仁	(384)
部分新闻媒体对'99夜郎学术研讨会的报道		(391)
附：论文目录		(417)
后记		(421)

开 幕 词

龙志毅

揭开古夜郎之谜，是我省学者和国内学者共同的心愿。多年以来我省史学界、考古学界、民族学界及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与周边各省区的学者合作，不辞辛劳，勤奋探研。从考古和史籍文献两个方面走近古夜郎，向神秘王国进军。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曾经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几次举行了规模不等的夜郎学术研讨会。这些研讨会的成果，体现在经过筛选编辑成册的《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一、之二、之三和《夜郎史探》以及《夜郎史稿》和其他一些专著、论文上。同时，考古工作者发掘了许多对研究夜郎很有价值的出土文物。

综观上述成果，是否可以说神秘的古夜郎之门已被启开，但门内扑朔迷离的世界，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分析认识。自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几次研讨取得初步成果之后，许多专家学者继续不停地向夜郎进军，无论在史籍文献的研究和考古方面都取得了新成就。特别是在考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能令人兴奋。我们举行这次研讨会，目的就是检阅和交流近二十年来在过去基础上所取得的新成果、新发现和新认识。同时对过去在夜郎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同的看法以及需要进一步弄清楚的史实，尽可能地交换一些意见，以便使夜郎研究步步深入，为最终完成夜郎研究这一历史课题打下良好的基础。

纵观这些年来研讨，要使夜郎研究步步深入，有几个问题是需要着重探索和回答的。

一是关于夜郎的总概念需要进一步廓清。由于史籍文献的记载不一致，研究者们对夜郎的总概念大体上便形成了两种认识。一种认为无论战国时期或汉代，夜郎都不是一个统一的方国，而是一个部落联盟的群体，或者是一个地域的总称。到了汉代，这个联盟群体大体包括了牂柯郡的 17 个县，其中有一个县的名称叫夜郎。武帝元鼎六年，其首领被册封为王，在夜郎群体中起到了统率作用。例如朱俊明在其专著《夜郎史稿》中认定：“夜郎是分布在古贵州高原一带各部越人的一种自称。在秦汉以前此诸部就各有自己的政权，互相间存在的是联盟、统率关系，绝无跨州联郡、占地数千里的单一的‘大夜郎国’。”方国瑜教授也说：“在未设郡县前，夜郎各部君长间只是联盟关系，既设郡县后，则以其势力大小任命为王、侯、邑长，以相统率。”（见《汉牂柯郡地理考释》）与此相反，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夜郎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西南夷中最大的方国。引证者主要依据司马迁《史记》中的那句话：“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周维衍先生在其所著《古夜郎三题》中说：“大概在战国中期，夜郎已发展成为西南地区的一个大国。”“秦亡，夜郎仍雄据一方，与内地朝廷的关系暂告中断。”如此等等，还有一些文章提法比较笼统，分不清所论述的夜郎国是指如前一种论述诸联盟中的“小夜郎”还是雄据西南的统一的“大夜郎”。

这是研究夜郎的一个基本问题。不同的概念便自然会涉及到夜郎的地理位置、族属、文化特征以及夜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定位等等的不同。需要通过对现有文献进一步深入探讨，去误存真，以求共识。否则，夜郎在人们心目中便将永远成为一个模糊的概念。

二是史籍文献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史籍文献和出土文物是启开夜郎神秘之门的两把钥匙。在史籍文献的研究运用方面，主要有《史记》、《汉书》、《后汉书》、《水经注》、《华阳国志》等等。我省关于夜郎的研究之所以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同广泛地运用了

这些文献资料有关夜郎的记载是分不开的。虽然所有的记载都很简单,但它们为研究夜郎提供了线索和依据。现在有一种说法,文献资料能运用的都已经用了,夜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希望全在于考古了。诚然,依靠考古的成果是深入研究夜郎的关键,也是80年代以来近二十年间我省及周边省区学者夜郎研究取得新进展的主要方面。但是对史籍文献的研究运用并没有终结,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比如各种文献对夜郎的记载既简单又互有矛盾,对一些问题说法不一,难以遵循。这就需要进一步考核论证,去误存真;又比如文献有关夜郎地名、水名、族名等等的记载,用的都是当时的名辞,现在要使我们的研究做到准确无误,一目了然就有一个“古今通达”、古名今考和古民族演变考证的问题。把这些问题解决好,才能提高研究的准确性,把古夜郎的面目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这样的研究自然比简单的引用要复杂得多。再有,此前对汉文献的研究较多,而对有关少数民族文献的研究则相对不足,须知它们也是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资料。

三是夜郎文化形态的研究需要强化。前一阶段的研究对夜郎文化有所涉及,主要是从出土文物中提出了一些看法。比如从铜鼓花纹看出夜郎文化受楚文化影响等。但总的来说,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更谈不上系统。研究夜郎文化对进一步研究夜郎的社会形态有直接关系。不仅如此,对研究贵州这个区域内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也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有人主张对夜郎文化的研究应当采取纵横交错的办法。以考古和文献资料为纵,以现有各土著民族的文化研究为横,把两者结合起来,特别注意从土著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找出夜郎文化的蛛丝马迹。

上述三个方面是关心夜郎研究的人们希望解答的问题。当然夜郎研究的问题远不止此。诸如夜郎与中央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夜郎遗迹遗物的研究,夜郎研究的方法论探讨,以及发掘夜郎文化与开发贵州旅游资源的研究等等。由于历史资料的局限和考

古工作的有待进一步开展,对夜郎的研究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就这次研讨会来说,能够在一两个问题上取得进展,或者基本上求得共识,也就算达到预期的目的了。

夜郎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协作配合,希望我们省的史学工作者、考古工作者和民族学工作者相互配合,通力合作,并向国内专家学者虚心求教,携手并进,共同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这一有价值的研究任务。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本文作者系原贵州省政协主席、贵州省
史学会会长、贵州省中华文化研究会会长)

在“夜郎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王三运

1999年11月24日

各位代表、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朋友们：

由贵州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贵州省史学会、贵州省中华文化研究会、贵州省文化厅联合筹办的“夜郎学术研讨会”，经过一年多的认真准备，今天顺利召开了。在此，我代表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与会代表，特别是远道而来的省外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

最近，江泽民同志发出号召，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他强调指出，我国的历史，浩森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对这个历史宝库，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的总结。江泽民同志的这一讲话，对于我们深入对古夜郎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夜郎研究不应该只是少数专家学者关注的一个专门课题，而是关乎每一个贵州人追根溯源的大事，是最终理清贵州和西南历史的一个不能回避、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夜郎在很久以来就一直是古代贵州的代名词。“夜郎自大”这一家喻户晓的成语更是把贵州与夜郎紧密地连在了一起，至今依然流传全国。这一典故虽然是讲古夜郎人的封闭，不知外部世界有多大，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秦汉时期西南夷的数十个社会实体之中，夜郎国是“最大”者

之一,它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汉使唐蒙曾经想调动夜郎的十余万精兵去攻打南越,可见当时夜郎的国势非一般小国可比。夜郎古国在西南少数民族中所创造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是中华民族光辉历史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影响历经沧桑而长在,确实值得今天的贵州人为之骄傲。

今天的贵州作为夜郎的故地,境内的布依、彝、仡佬、水、壮等少数民族和部分汉族的先民,都同夜郎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贵州素有“公园省”的美称。由于岩溶地貌发育充分且分布广泛,形成了融山、水、洞、林、石为一体的壮丽的喀斯特岩溶景观。黄果树大瀑布、龙宫、织金洞、马岭河峡谷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铜仁梵净山、茂兰喀斯特森林、赤水桫椤、威宁草海等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再加上遵义会议会址和红军四渡赤水遗迹为代表的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文化等,构成了贵州所独有的丰富的旅游资源。而作为当代贵州文化源头之一的神秘、古老的夜郎文化,以及浓郁的民族风情,更是为贵州的奇山异水提供了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多姿多彩的人文景观。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诗中便曾多次吟咏夜郎,“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更是让人对夜郎充满了无限的遐想。夜郎“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为贵州旅游开发,充分利用好夜郎文化这笔宝贵的历史财富,是一次有力的推动。

贵州解放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生活在夜郎故地的贵州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励精图治,奋发进取,使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到1998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41.8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49年增长25.2倍;农业连续6年丰收,1996年以来,粮食总产量连续三年保持在1000万吨以上,实现了农村人口吃粮基本自给的历史性跨越;全省工业总产值达到795.51亿元,比1949年增长214.7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89.92亿元,比1949年增长160倍;财政总收入由1950年的0.28亿元上升到122.84亿元,增长438倍。

最近，中央提出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为贵州的跨世纪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这个时候，通过夜郎史的研究，势将唤起贵州人深远的乡土之情和爱国之心，帮助世人对贵州有更正确的认知，对于我省开发利用好夜郎文化这笔宝贵的历史财富，使贵州丰富的资源优势迅速转化为经济优势，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由于夜郎在各种史书中记载不多，语焉不详。在贵州各族的民间传说、古歌中虽留有痕迹，但多系影影绰绰之说，且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因而未必可信。而在“夜郎国”灭亡之后，夜郎作为地方建置的名称虽不断出现，却是几经变化。加之历代文人、学者对夜郎的研究既不多，又各执一端，歧义甚大，致使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广为流传。使夜郎古国成为了一个历史之谜。这些年来，为了支持夜郎研究，省政府在财政并不宽裕的状况下，每年都拨出一定的经费以资助“夜郎考古”。通过我省史学界、考古学界人士的发起，四邻各省专家学者的参与，有关夜郎的科学的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研究论文不断结集出版；《夜郎史稿》等专著也已面世；文物、考古工作也发现了许多与夜郎文化相关的遗址、墓葬和文物等，为夜郎研究取得突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次“夜郎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便是这些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希望大家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加强交流与合作，不断把夜郎的研究推向深入。我们相信，随着新的世纪的来临，在大家的不断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向世人解说夜郎古国之谜！

最后，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本文作者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

闭 幕 词

王 中 刚

各位专家、学者、女士们、先生们：

为期两天的'99“夜郎学术研讨会”，现在就要闭幕了，从刚才大会发言的情况看，大家兴趣正浓，意犹未尽，因为时间关系，会议研讨的形式虽然告一段落，会后，大家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继续进行交流和探讨。本次会议，在中共贵州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在与会的省内外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力下，圆满地实现了预期的目的，达到了总结新中国建立50年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省内外研究夜郎和夜郎考古所取得的进展，交流最新的研究成果，汇聚研究在各个方面获得的信息和资料，拓展思路，组织和凝聚省内外的研究力量，为21世纪进一步深入研究夜郎，深入发掘和充分利用夜郎文化资源奠定基础的目的。

在两天的学术研讨和论文交流中，代表们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各抒己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反映了学术民主和学术思想的活跃。与会代表进一步探讨了夜郎的时间空间定位、夜郎的经济状况、夜郎的社会性质，夜郎国的都城、夜郎的族属和民族关系、夜郎文化的传承和变异，夜郎与秦汉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夜郎遗迹遗址遗物的研究，夜郎文化的特色及其影响，夜郎考古和夜郎研究的方法论等问题。特别是代表们把夜郎研究与发展贵州经济，建立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贵州文化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既较好地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贵州及周边各省研究夜郎的成果，也提出了下世纪夜郎研究和夜郎考古的新思路。

两天的会议，大家始终热情饱满、积极参与，在最后一次大会发言会上，不少代表递条子要求发表意见，哪怕是给他三分钟的机会。有的代表在发言时情绪激动，时而站，时而坐，把学术争论推向了高潮。不由得想起清龚自珍的一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可以说，这次夜郎学术研讨会很有特色、别开生面：一是学术讲演与参观考古文物相结合，有的代表在讲演时还拿出作为证据的图表和实物；二是省内与省外学者的研究相结合，关心古夜郎之谜的，不仅有贵州的学者，周边省区云南、广西、四川、湖南等地的学者对夜郎的研究也有浓厚的兴趣；三是专业研究与业余研究相结合，参加这次夜郎学术研讨会的代表除了一些专业单位的研究人员外，还有好几位退休的干部，还有地税局、旅游局的干部，以及工厂的技术人员，有的还自己掏钱出差或收集资料；四是大会发言的不仅有老专家、老同志，还有许多年轻的同志，他们对夜郎学术的研究也很投入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五是会议除由学术组安排的大会发言外还有自由发言，因此会议的讨论异常活跃，充分显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学术气氛；六是体现了多学科合作研究的特色。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我们高兴地看到，为了揭开古夜郎之谜，不仅体现了历史学、考古学与民族学相结合的研究，而且也体现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广西民族学院研究人员测定了出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以此来推断当时夜郎的地域。应该说，社会科学中的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中的地质学有一点是相似的，它们都是研究与追溯现今人类谁也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要锲而不舍、方法得当，总是可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来的。此外，研讨会还体现了历史学研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结合，会上有人提出，以夜郎文化作商用精品推销增加未来世纪相关产业的含金量、拟建“夜郎王城”的设想。凡此种种，可以说'99夜郎学术研讨会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学术会议。

在中央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的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中,贵州和同样属于西部地区的周边省区的学者共同探讨夜郎的历史真实,从中感悟历史的启迪,发掘历史文化价值,不仅是对夜郎研究的推进,而且还将对我们迎接西部地区大开发的挑战,抓住机遇,加快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步伐。

最后,我谨代表会议组织委员会、代表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省中华文化研究会、省史学会和省文化厅对热情参与本次会议的省内外专家学者和所有撰写论文的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希望会后继续合作,推进夜郎研究。感谢新闻界朋友们对本次会议的关注及所作的宣传、报导,他们的出色的工作为这次会议增色不少,也要感谢会议工作人员,由于他们的辛勤努力,使会议得以顺利进行。

谢谢! 祝大家身体健康,研究有成!

(作者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